



白话二十五史

| 精 选 |

李解民 李零 陈铁民 陈高华 吴树平 魏连科等三十六位学者◎合译

—— 第四册·元 明 清 ——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白话二十五史

| 精 选 |

李解民 李零 陈铁民 陈高华 吴树平 魏连科等三十六位学者◎合译

第四册·元 明 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话二十五史精选. 第四册 / 李解民等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104-0504-4

I. 白… II. 李… III. ①中国—古代史—纪传体②二十五史—译文 IV.

K20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3980 号

白话二十五史精选 (第四册)

译者: 李解民 等

责任编辑: 韩 威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1800 千字 印张: 125.875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504-4

定价: 168.00 元 (全四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元 史

前言	3
太祖本纪 元史卷一	5
睿宗列传 元史卷一一五	24
速不台列传 元史卷一二一	27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列传 元史卷一二二	31
廉希宪列传 元史卷一二六	34
伯颜列传 元史卷一二七	43
哈剌哈孙拜住列传 元史卷一三六	55
康里脱脱燕铁木儿脱脱列传 元史卷一三八	63
察罕帖木儿列传 元史卷一四一	79
耶律楚材列传 元史卷一四六	86
刘秉忠列传 元史卷一五七	94
姚枢列传 元史卷一五八	101
赵孟頫列传 元史卷一七二	106
虞集列传 元史卷一八一	111
阿合马列传 元史卷二〇五	117

新元史

前言	125
吕文焕列传 新元史卷一七七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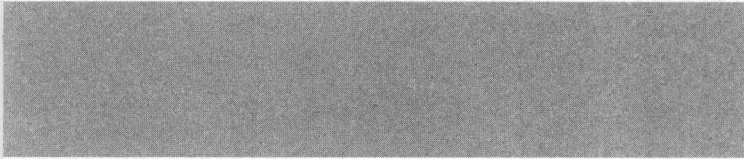
朱清张瑄列传	新元史卷一八二	129
高克恭列传	新元史卷一八八	133
任仁发列传	新元史卷一九四	136

明 史

前言		141
太祖本纪一	明史卷一	143
太祖本纪二	明史卷二	157
太祖本纪三	明史卷三	169
方国珍列传	明史卷一二三	179
徐达列传	明史卷一二五	182
刘基列传	明史卷一二八	189
方孝孺列传	明史卷一四一	194
杨士奇列传	明史卷一四八	198
于谦列传	明史卷一七〇	205
王守仁列传	明史卷一九五	214
戚继光列传	明史卷二一二	222
张居正列传	明史卷二一三	229
海瑞列传	明史卷二二六	238
高攀龙列传	明史卷二四三	244
徐光启列传	明史卷二五一	248
袁崇焕列传	明史卷二五九	251
文征明王世贞列传	明史卷二八七	262
董其昌列传	明史卷二八八	266
李时珍列传	明史卷二九九	268
郑和刘瑾列传	明史卷三〇四	270
魏忠贤列传	明史卷三〇五	278
胡惟庸严嵩列传	明史卷三〇八	286
李自成列传	明史卷三〇九	294

附 清史稿

前言	313
圣祖本纪一 清史稿卷六	315
圣祖本纪二 清史稿卷七	342
圣祖本纪三 清史稿卷八	372
孝钦显皇后列传 清史稿卷二一四	399
福康安列传 清史稿卷三三〇	404
林则徐列传 清史稿卷三六九	411
王国维列传 清史稿卷四九六	416



元史

前言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洪武二年，以宋濂、王祿为总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祿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坝曾参与第一次工作，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对《元史》的编纂工作是亲自过问而且抓得很紧的，从组织班子，搜集资料，到明确指导思想，确定编纂体例，甚至文字的风格，等等，都作过具体的指示。参与编纂《元史》的赵坝便说过：“凡笔削悉取睿断。”担任总裁的宋、王二人，忠实地贯彻了朱元璋的意图。

《元史》迅速成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也因为存在客观的可能性，这便是明朝政府掌握了比较充分的文献资料。元朝灭亡以后，明朝政府接收了元朝的十三朝《实录》和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等重要文献，在两次修史的中间，又派人到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资料征集。有了比较丰富的资料，编纂人员才有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竣事。《元史》顺帝以前的本纪，主要根据十三朝《实录》，《顺帝本纪》根据采访征集的资料。诸志主要根据《经世大典》和《六条政类》。诸表应主要根据《经世大典》。而人物列传则是以《经世大典》、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和其他碑传文字为依据的。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



《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会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因此，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至于取舍不当那就更不用说了。同一传名，译法不统一，甚至出现一人两传的现象，这在其他官修正史中是看不到的。此外，在对原有文献资料进行加工时，改错的地方也不少，例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宪宗误为世祖等。由于对史事不熟悉，以致发生将人物活动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事。造成这些讹误的原因，一是时间过于紧迫，难以认真推敲；二是纂修班子作为一个整体，在知识结构上存在明显的缺陷，纂修者全都不懂蒙文，而且普遍对元朝典章制度是不甚了了的。

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首先，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其次，元代重要文献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六条政类》等均已散失，其部分内容赖《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不少历史人物的事迹已没有其他史料可以查考，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说，《元史》编纂工作草率是很大的缺点；但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工作草率、加工粗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保存文献的本来面目，这又是值得肯定的。关于《元史》的更多情况，请参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有关《元史》部分，以及陈高华的《〈元史〉纂修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从《元史》中选择了一些政治领域中的代表人物，将他们的传记译成白话。主要目的是让读者通过这些传记，对元代的重大政治事件，如蒙古兴起，忽必烈改革，平定南宋，中期以后的宫廷斗争，元末农民战争等等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此外也选择了少数思想文化领域代表人物的传记。元代政治领域中最重要的人物，一是太祖铁木真，一是世祖忽必烈。《太祖本纪》已选译，《世祖本纪》共十四卷，分量过大，只好割爱，他的事迹通过一些有关人物的传记可以有所了解。

（陈高华）

太祖本纪

元史卷一

元太祖铁木真（1162～1227），蒙古开国君主，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铁木真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少年时代父亲被害，家道中落。但他努力奋斗，不屈不挠，终于崛起，接连战胜强大敌手，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国，号成吉思汗。接着又攻金、夏，移师西征，灭花剌子模等国，直至印度河而返。蒙古军一部曾进入钦察草原（今苏联境内）。回军后，他又发动灭夏的战争。西夏灭亡之日，也正是他病死之时。临死前还对灭金的军事活动作了部署。元朝建立后，尊他为太祖。成吉思汗铁木真的活动，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于他的功过，有过很多的争论。《元史·太祖本纪》是关于他生平的最重要资料之一，此外重要的还有《元朝秘史》和波斯文史籍《史集》第一卷一、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以互相参看。

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名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太祖的十世祖名叫孛端叉儿，他的母亲阿兰果火，嫁给脱奔咿哩犍，生两个儿子，长子名博寒葛答黑，次子名博合睹撒里直。既而丈夫去世，阿兰成为寡妇独自居住，晚上在帐房中睡，梦见

成吉思汗（1162～1227），选自《乾隆年制历代帝王像真迹》。名铁木真，蒙古乞颜部人。1206年统一草原诸部落，建立大蒙古国，被推为蒙古国大汗。





白光从帐房的天窗中进来，变成金色的神人，来到她躺着的床边。阿兰惊醒过来，便怀孕了，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孛端叉儿。孛端叉儿的相貌很奇怪，沉默寡言，家中人都说他笨。只有阿兰跟其他人说：“这个孩子不笨，他的后代子孙一定有大贵人。”阿兰去世，兄长们把财产分了，没有分给孛端叉儿，孛端叉儿说：“人的贫贱富贵，都是命里注定的，财产算得了什么。”独自骑着一匹青白马，到名叫八里屯阿懒的地方住了下来。得不到饮食，正好有鹰抓取野兽在吃，孛端叉儿便用绳子做成机关擒住了它，这头鹰很快便驯服了。于是便臂上架鹰猎取兔子和鸟类作为食物，有时食物缺少立即又有所获，似乎天在保佑他。这样过了几个月，有数十家百姓从统急里忽鲁的旷野追随水草迁到当地，孛端叉儿盖造简陋的房屋给他们住，进出互相帮助，因此生活还算过得去。有一天，二哥忽然想起他，说：“孛端叉儿独自出去没有带什么东西，近来会不会挨冻受饥呢？”立即前来访问，要他一起回去。半路上孛端叉儿对他的哥哥说：“统急里忽鲁的百姓没有隶属于他人，如果用武力来加以威胁，是会屈服的。”哥哥以为有道理。回家以后，立即选派强壮的战士，命令孛端叉儿带领前去，果然全都投降了。

孛端叉儿死，其子八林昔黑刺秃合必畜继承家世，生下儿子名叫咩捻笃敦。咩捻笃敦的妻子叫做莫拏伦，生下七个儿子后成为寡妇。莫拏伦的脾气刚强而急躁，当时押刺伊而部有一群孩子挖掘田间的草根作为食物，莫拏伦乘车出门，正好看见，发怒说：“这块土地是我儿子跑马的地方，这群孩子胆敢破坏吗！”赶车前去，将一群孩子碾伤，有的因此而死。押刺伊而人忿怒怨恨，将莫拏伦的马群全都赶走。莫拏伦的儿子们听到这一消息，来不及穿上铠甲，便追上去。莫拏伦私下感到忧虑说：“我的儿子不穿铠甲前去，恐怕不能战胜敌人。”便叫儿媳们载着铠甲前去，已经来不及了。果然吃了败仗，六个儿子都战死。押刺伊而人乘胜杀死莫拏伦，把全家都杀光。只有长孙海都年纪还小，奶妈将他藏在一堆木头中，才得免于难。在此以前莫拏伦第七个儿子纳真在八刺忽的百姓家中当上门女婿，因此灾难发生时与他无关。他听说家中遭遇大祸，前来察看，只见十几位有病的老年妇女与海都还在，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幸亏押刺伊而人驱赶马群时，纳真哥哥的黄马三次摆脱套竿逃了回来，纳真才得到马骑。于是便伪装成牧马人，前往押刺伊而人住处。路上碰到父子二人先后骑马行驰，臂上架着鹰打猎。纳真看见鹰，心中说：“这正是我哥哥常常托着的鹰。”赶上前去哄骗年少的儿子说：“有一匹红马带领一群马往东去了，你看见了吗？”少年回答说：“没有。”接着少年问：“你经过的地方有水鸟吗？”纳真说：“有。”少年说：“你能当我们向导吗？”纳真说：“可以。”于是便同行。转过一处河湾，纳真估计后面骑马人距离稍远，便将少年刺死。他将马匹与鹰用绳捆住，然后前去迎接后面的骑手，同样加以哄骗。后面的骑手问道：“前面射水鸟的是我的儿子，为什么老躺着不起来呢？”纳真回答说因为鼻子出血。骑手正发怒，纳真利用这一空子将他刺死。又向前去到一座山下，有几百匹马，放牧的只有几个孩子，正在拿动物的骨关节做游戏。纳真仔细

看，也是哥哥家中的东西。用话向孩子们套问，也像先前一样。于是爬上山顶四面张望，到处静悄悄没有人影，他便将孩子们全都杀死，驱赶马群架着鹰回来，带上海都和生病的老年妇女，一起回到八剌忽地方住下。海都长大了，纳真率领八剌忽怯谷的百姓们拥立他为首领。海都当上首领后，攻打押刺伊而，使之成为自己的属民，势力逐渐壮大。他的营帐排列在八剌合黑河边，在河上造起了桥梁，便于往来。由此周围的部族前来归附的日益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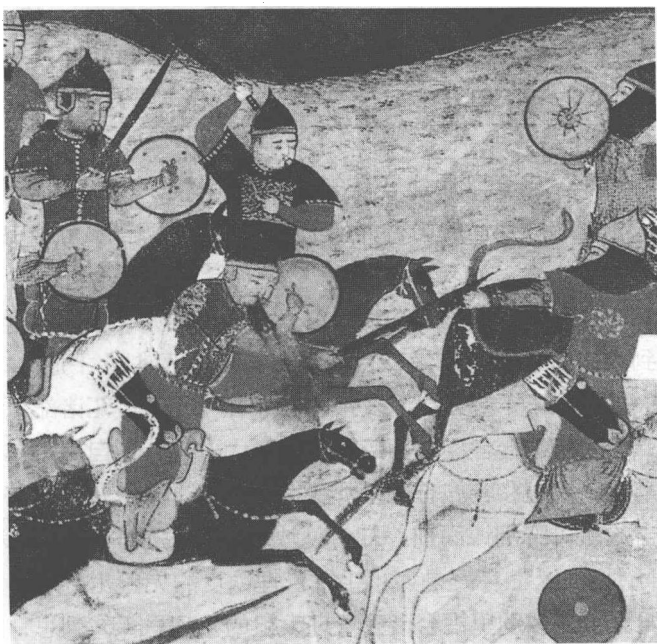
海都死，儿子拜姓忽儿继位。拜姓忽儿死，儿子敦必乃继位。敦必乃死，儿子葛不律寒继位。葛不律寒死，儿子八哩丹继位。八哩丹死，儿子也速该继位，并吞各部落，势力愈来愈大。也速该死，至元三年十月，追谥烈祖神元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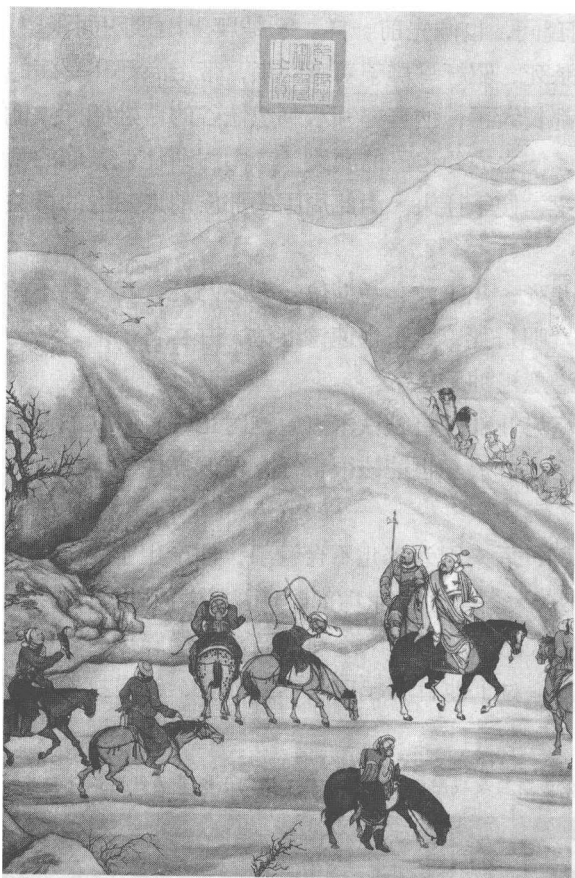
当初，也速该出征塔塔儿部，捉住了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这时正好宣懿太后月伦生下太祖，手中握着凝固的血块如同红色石头一般。也速该很奇怪，便以抓住的俘虏铁木真为之命名，用来纪念自己的军事胜利。

同族的泰赤乌部原来和也速该关系很好，后来因为塔儿不合管事，便产生了隔阂，互不往来。也速该死时，太祖年纪还小，部众大多归附泰赤乌部。侍从脱端火儿真也要叛变，太祖哭着挽留他。脱端说：“深深的池水已经干涸了，坚硬的石头已经碎裂了，留下干什么！”竟然带着众人骑马离去。太后月伦对于他看不起自己感到愤怒，亲自打着旗带着兵追上前去，将大部分企图叛变的部众追了回来。

当时太祖部下的捌只另外居住在萨里河。札木合部的秃合察儿居住在玉律哥泉，时常想要加以欺侮，终于将萨里河放牧的马群抢走。捌只指挥身边的人藏在马群中，将秃合察儿射死。札木合因此怨恨，便和泰赤乌各部共同商议，发动三万人前来打仗。太祖这时屯驻在答阑版朱思草原上，听到消息，大规模征集各部的军队，分成十三翼等待对方的到来。后来札木合的军队果然前来，太祖和他们激烈交锋，终于将对方打败。

蒙古骑兵攻战图，选自志费尼（伊朗）所著《世界征服者史》。





蒙古人射猎图，佚名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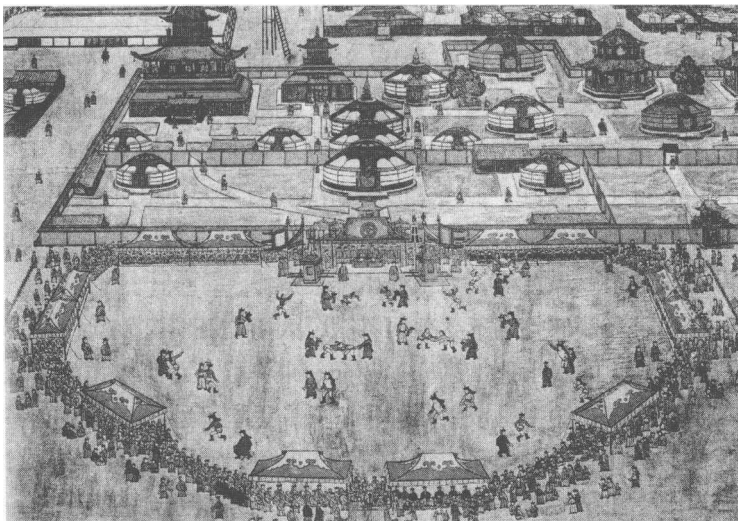
在那个时候，各部之中只有泰赤乌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号称最强大。泰赤乌部中的照烈部，住处与太祖相接近。太祖有一次出去打猎，偶然和照烈的打猎队伍相遇。太祖对照烈说：“今天晚上可以在一起宿营吗？”照烈说：“一起宿营当然是我的愿望，但是跟从出来打猎的有四百人，因为带的食物不够，已经让一半回去了，现在将怎么办才好？”太祖坚持邀请他们一同宿营，凡是留下的，一概供应饮食。第二天一起打猎，太祖让身边的人将野兽都赶到照烈一方，照烈得到许多猎物回去。他的部众都感激太祖，私下相互说：“泰赤乌和我们虽是兄弟，却常常抢我们的车马，夺我们的饮食，没有君主的度量。有君主度量的，看来只有铁木真太子了。”照烈的首领玉律这时正遭到泰赤乌部的虐待，难以忍受，便和塔海答鲁带领部众来归，愿意以杀泰赤乌人来表示自己的诚心。

太祖说：“我正在熟睡，幸亏你们使我醒过来。自今以后凡是有车辙和人行痕迹的道路，我将全部夺过来给你们。”没有多久二人不能实践自己的诺言，又叛变离去。塔海答鲁行至中途被泰赤乌部众所杀，照烈部就此灭亡了。

这时太祖的功业与德行愈来愈盛，泰赤乌各部对于他们首领的暴虐行为深感痛苦，看到太祖待人宽厚仁爱，经常拿皮衣和马匹赏赐给别人，心中都很向往。像赤老温、哲别、失力哥也不干等人，以及朵郎吉、札刺儿、忙兀诸部，都仰慕太祖的恩义，前来投降。

太祖约会各族首领薛彻别吉、大丑等，各自用牛车载着马奶和奶酪，在斡难河边举行宴会。太祖和各族首领以及薛彻别吉的母亲忽儿真面前，共同放着一皮囊马奶，而薛彻别吉的次母野别该面前，却单独放着一个皮囊。忽儿真发怒说：“现在不尊敬我，却要抬高野别该吗？”怀疑是太祖手下管理饮食的失丘儿干的事，就揍他，这样便产生了隔阂。这时太祖兄弟别里古台负责管理太祖的乞列思（乞列思，用汉语来说就是君主营帐外面系马

的场所)，播里管理薛彻别吉的乞列思。播里手下人偷盗马车用的革带，被别里古台抓住。播里发怒，用刀砍伤别里古台的背。手下人要打架，别里古台制止他们说：“你们要报仇吗？我伤得不重，姑且等一再说。”手下人不听，各自拿着撞马奶的木棒大打出手，将忽儿真、火里真两位夫人抢了回来。薛彻别吉派遣使者请求



蒙古大宴图，图中再现了蒙古人举行宴会时的情形。

和好，太祖便让两位夫人回去。恰好塔塔儿部首领蔑兀真笑里徒违背与金朝之间的盟约，金朝皇帝派丞相完颜襄带领军队将他们驱赶到北方。太祖听说此事，便派遣近处的军队从斡难河迎头痛击塔塔儿部，又通知薛彻别吉带部众前来相助。等了六天不来，太祖独自与塔塔儿部作战，杀死蔑兀真笑里徒，将他们的全部辎重都缴获了。

太祖的部下有人遭到乃蛮部人抢劫，太祖准备加以讨伐，又派六十人到薛彻别吉处去征兵。薛彻别吉因为过去的怨仇，将其中十人杀死，剥去其余五十人的衣服让他们回来。太祖发怒说：“薛彻别吉过去揍我的失丘儿，砍伤我的别里古台，现在又敢利用敌人的势力来欺侮我。”于是便统率军队越过沙漠发起进攻，杀死和俘虏了他的部众，只有薛彻别吉和大丑带着妻儿得免此难。过了几个月，太祖又发兵讨伐薛彻别吉和大丑，追到帖烈徒隘口，将他们歼灭。

克烈部的札阿绀孛前来归附。札阿绀孛是克烈部首领汪罕的弟弟。汪罕原名脱里，金朝封他为王，北方民族语音重，所以称王为汪罕。

起初，汪罕的父亲忽儿札胡思盍禄去世，汪罕嗣位，杀死不少自己的兄弟。他的叔父菊儿罕带着军队与他作战，追逼到哈刺温隘将他打败，汪罕只剩下一百多名骑兵逃脱，投奔于烈祖也速该。也速该亲自带兵将菊儿罕赶走，菊儿罕逃往西夏，也速该夺回部众还给汪罕。汪罕感恩戴德，就与也速该结盟，称为按答（按答，汉语是交换物品的朋友）。也速该死，汪罕的弟弟也力可哈刺怨恨汪罕杀人太多，又叛离了他，投向乃蛮部。乃蛮部首领亦难赤为之发兵讨伐汪罕，将他的部众都夺过来给了也力可哈刺。汪罕经过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投奔契丹。接着又叛变逃回，途中粮食没有了，挤羊奶为饮料，刺出骆驼



血来吃，困乏到了极点。太祖因为汪罕与烈祖也速该之间交情很好，派遣侍从去招他。太祖亲自迎接慰劳，安置于军中，给他资助。于是在土兀刺河边聚会，太祖尊汪罕为父。

没有多久，太祖讨伐蔑里乞部，与蔑里乞部的首领脱脱在莫那察山交战，夺得他们的资财、粮食，送给汪罕。汪罕因此逐步将部众收集了起来。

又过了一些日子，汪罕以为自己势力壮大，足以有所作为，没有告诉太祖，独自领兵又去攻打蔑里乞部，对方败走，脱脱逃往八儿忽真的险要之地。汪罕大肆抢掠然后回来，没有给太祖一点东西，太祖根本不在意。

这时乃蛮部首领不欲鲁罕不服，太祖与汪罕又发兵讨伐。到黑辛八石的旷野，遇到乃蛮的前锋也的脱孛鲁带领一百骑兵前来作战，看到太祖的军队逐渐逼近，也的脱孛鲁退到高山上据守，途中马鞍脱落掉了下来，太祖抓住了他。没有多久，太祖又与乃蛮的猛将曲薛吾、撒八刺二人相遇，正好这一天时间已晚，于是约定明日交战，各回自己的营垒。当天晚上，汪罕在营垒中到处点火，使人不怀疑他有什么动作，实际上偷偷将部众转移到其他地方。等到天亮，太祖才发现，因而怀疑他打有别的主意，也带着军队退到萨里河。接着汪罕也回到土兀刺河，汪罕的儿子亦刺合和札阿绀孛都来会合。曲薛吾等侦察到这种情况，乘其不备，在半路上加以袭击，俘虏了不少人。亦刺合逃走告诉汪罕，汪罕命令亦刺合和卜鲁忽解一起追上前去，一面派人来说：“乃蛮不讲信义，抢掠我的百姓，太子您有四名优秀将领，能借给我洗雪这番耻辱吗？”太祖立即消除了以前的不满，派遣博尔术、木华黎、博罗浑、赤老温四人带军队前去。军队还没有到，亦刺合已经追上曲薛吾，与他交锋，结果大败，卜鲁忽解也被俘。飞箭射中了亦刺合的马股，差一点也成了俘虏。一会儿四将来，打败乃蛮，将他们抢掠的百姓全部夺回还给汪罕。接着太祖与兄弟哈撒儿再次讨伐乃蛮，在忽阑盍侧山交战，大败对方，将对方的将领和部众全都杀光，将尸首堆积起来封土成为冢丘。乃蛮的势力因此削弱了。

这时泰赤乌还相当强大，太祖和汪罕在萨里河会合，一起与泰赤乌首领沕忽等在斡难河边大战，将对方击败，杀死的和俘获的不可计数。

哈答斤部、散只兀部、朵鲁班部、塔塔儿部、弘吉剌部听说乃蛮、泰赤乌已战败，都感到不安，在阿雷泉相会，杀白马作牺牲立下誓言，要对太祖和汪罕发动突然袭击。弘吉剌部首领迭夷害怕此事难以成功，偷偷派人前来告密，太祖和汪罕从虎图泽出发，迎战于盃亦烈川，又将对方打得大败。

汪罕于是分兵，自己沿怯绿连河行动。札阿绀孛和按敦阿述、燕火脱儿等商议说：“我的哥哥性格做事都很古怪，他既能将我的兄弟都杀光，我们又怎么能单单活命呢？”按敦阿述将这些话泄漏了，汪罕下令将燕火脱儿等抓到自己的营帐前，将燕火脱儿解绑，对他说：“我们从西夏回来，在道路上饥饿困乏，一起立有誓言，你难道忘记了吗？”便向他脸上吐唾沫。边上坐着的人也都起来向他吐唾沫。汪罕又多次责备札阿绀孛，到了无

法忍受的地步。札阿绀孛与燕火脱儿等一起逃往乃蛮。

太祖在彻彻儿山驻军，发兵讨伐塔塔儿部。塔塔儿部首领阿剌兀都儿等前来迎战，将他们打得大败。

这时弘吉剌部想要前来归附，哈撒儿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前去抢劫了他们的东西。于是弘吉剌部归附了札木合，和朵鲁班、亦乞剌思、哈答斤、火鲁剌思、塔塔儿、散只兀诸部在斡河会合，共同推举札木合为局儿罕。众人在秃律别儿河岸盟誓，誓言是：“凡是我们同盟中人，如有泄露商议内容的，其下场如同河岸的崩塌，森林的砍伐。”说完誓言以后，大家一起举足蹬塌河岸，挥刀砍伐森林，驱赶士兵前来进攻。塔海哈当时在众人中间，他与太祖部下抄吾儿是亲家。抄吾儿偶然前去看他，了解到他们的密谋，赶紧回到太祖居住的地方，将这些情况报告了。太祖立即起兵，迎战于海刺儿、帖尼火鲁罕之地，打败了他们。札木合逃走，弘吉剌部前来投降。

壬戌年，太祖在兀鲁回失连真河发兵，讨伐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两部。出发以前誓师说：“如果打败敌人驱赶他们，见到他们丢下的东西，注意不要拾取，等战争结束后再分配。”后来果然取得胜利，太祖同族按弹、火察儿、答力台三人违背了誓师时的言语，太祖发怒，将他们俘获的东西都加以没收，在军中分配。

原来，脱脱逃往八儿忽真隘口之后，又出来骚扰，太祖带领军队将他赶走。到此时，他又与乃蛮部的不欲鲁罕会合，联合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只兀诸部一起来进攻。太祖派骑兵登高四望，知道乃蛮军队快要到了，便与汪罕一起将军队移入险要之处。汪罕的儿子亦剌合从北边过来占领高山立下阵势，乃蛮军前来冲击，阵势不动，退了回去。亦剌合接着也进入险要之处。将要交战以前，太祖将輜重转移到其他地方，和汪罕一起，背靠阿兰塞，与乃蛮军队在名叫阙奕坛的旷野上大战。乃蛮人让神巫祈祷风雪，想要利用风雪之势进攻，后来风向逆转，反过来刮向乃蛮人的兵阵。乃蛮人不能作战，想退兵。这时大雪塞满了沟涧，太祖指挥军队利用有利形势进攻，乃蛮大败。此时札木合起兵支援乃蛮，看见乃蛮已经失败，立即退还。路上遇见拥立自己的各部，大肆抢劫而去。

太祖求婚于汪罕，希望自己的长子术赤娶汪罕女儿抄儿伯姬，汪罕的孙子秃撒合想娶太祖女儿火阿真伯姬，都没有成功，由此以后颇有隔阂。起初，太祖与汪罕合兵攻乃蛮，约定明日作战。札木合对汪罕说：“我对你就像白翎雀一样，别人则像鸿雁。白翎雀无论冷热都在北方，鸿雁每逢天气寒冷就飞到南方暖和地方去了。”意思是说太祖的心是靠不住的。汪罕听了这番话果然生疑，就将部众迁移到其他地方。等到议婚不成，札木合又利用这一机会对亦剌合说：“铁木真太子虽然自己说是汪罕的儿子，实际上曾和乃蛮有来往，这对您父子是不利的。您如果对铁木真采取军事行动的话，我一定在旁边帮助您。”亦剌合相信他的话。正好答力台、火察儿、按弹等都背叛了太祖前来归附，也对亦剌合说：“我们愿意帮助您去攻打月伦的儿子们。”亦剌合非常高兴，派遣使者去告诉汪罕。汪